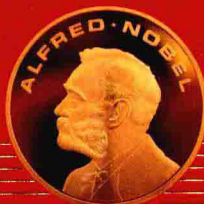


诺奖



童书



白海豹

〔英〕鲁德亚德·吉卜林 著

〔英〕莫里斯·代特莫尔德 〔英〕葛德华·代特莫尔德 绘

吴珏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诺奖童书 ——

白海豹

〔英〕鲁德亚德·吉卜林 著

〔英〕莫里斯·代特莫尔德

〔英〕爱德华·代特莫尔德 绘

吴培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海豹/(英)鲁德亚德·吉卜林著;(英)莫里斯·
代特莫尔德,(英)爱德华·代特莫尔德绘;吴培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诺奖童书)

ISBN 978-7-02-011883-0

I. ①白… II. ①鲁… ②莫… ③爱… ④吴… III.
①童话-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5182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尚 飞 王雪纯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04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 插页 2

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883-0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里基-蒂基-塔维	1
达兹的赞歌	24
白海豹	26
卢卡农之歌	51
苦行僧普伦的奇迹	53
迦比尔之歌	71
食腐肉的动物	73
小波浪之歌	100
奎却因的指引	102
猎人归家之歌	129
大象们的图梅	131
湿婆和蚂蚱	158
女王殿下的仆人们	160
军营动物阅兵歌	183

里基-蒂基-塔维

他钻进了那个洞穴

“红眼睛” 召唤着 “皱皮肤”。

听那小小的 “红眼睛” 在说：

“纳格，出来和死亡跳舞！”

眼睛对眼睛，头颅对头颅，

（纳格，要保持距离。）

等到死亡出现才会结束，

（纳格，悉听尊便。）

转弯处转弯，扭转处扭转——

（纳格，快跑，找个藏身处。）

哈！带头兜的死神已失误！

（纳格，悲伤将你淹没！）

这个故事是里基-蒂基-塔维独自战斗的故事。那时候他还在西格里军营平房的浴室里。缝叶莺达兹给他提供了帮助，还有几乎从来不从地板里钻出来、经常在墙边爬来爬去的麝香鼠



诺奖童书

楚春德拉给他提供了宝贵意见，但是战争的主要部分还是里基-蒂基独自完成的。

里基-蒂基是一只猫鼬，他的皮毛和尾巴像极了一只小猫，但是头颅和生活习性却和鼬相同。他的眼睛和那不停嗅来嗅去的鼻头是嫩嫩的粉色；他可以用任一只腿挠到身体的任何部位；他的尾巴抖开了就像是一个瓶刷；当他疾走在长草丛里发出作战呐喊时，那声音是：“里基-蒂基-蒂基-蒂基-恰克！”

盛夏的一天，洪水把他从他和父母生活的地洞里冲了出来。他一路腿脚乱踢，咯咯乱叫，被冲到了路边的水沟里。他抓住了水沟里漂浮的一小把草秆，紧接着就失去了知觉。等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花园小路的中央，头顶是炎炎烈日，浑身湿嗒嗒的，凌乱不堪。一个小男孩的声音传来：“这里有一只死猫鼬，我们把他埋了吧。”

“不，”小男孩的妈妈 said，“我们还是把他带到屋里擦干，说不定他还活着呢。”

于是母子俩把他带到屋里，一个大个子男人用食指和拇指把他拎起来，看了看说他没死只是呛住了；于是这一家人用棉絮把他包起来，放在一堆小小的火上面烤。身体暖起来之后，他睁开眼睛，打了个喷嚏。

“好了，”大个子男人说——他是个英国人，刚刚搬进军营

里来，“不要惊扰了他，我们看看他要做什么。”猫鼬是最不容易被惊吓到的动物，因为此时此刻，他已经完全沉浸在好奇感中。猫鼬家族的格言就是：“跑啊，去发现”；而里基-蒂基是一只纯正的猫鼬。他打量了一下棉絮，判定这东西不好吃，然后在桌子上跑了一圈，又坐下来，整理好皮毛，挠挠痒，跳到小男孩的肩膀上。

“不要害怕，泰迪，”小男孩的爸爸说，“他想和你做朋友呢。”

“啊！他弄得我下巴痒痒。”泰迪回答。

里基-蒂基朝小男孩领口里望了望，闻了闻他的耳朵，然后爬到地板上，坐在那里摩擦着鼻子。

“天哪，”泰迪的妈妈吃惊地说，“这可是只野生动物啊！我想他这么温顺肯定是因为我们刚才对他很好。”

“猫鼬都是这样的，”她的丈夫说，“如果泰迪不会拎着尾巴把他提起来，或者把他关到笼子里，他肯定会一整天都在屋子里跑来跑去的。我们喂他点吃的吧。”

他们喂了他一小块生肉。里基-蒂基非常喜欢。吃完之后，他就跑到门廊上，坐在阳光里抖着身子，好晒干皮毛。慢慢地，他感觉好多了。

“这座房子里还有好多东西要探索，比我的家人这辈子发现



诺奖童书

的事物都要多。”他心里想，“我要留下来探探究竟。”

这一天，里基-蒂基都在房子里晃荡。他差点把自己淹死在浴缸里，还把鼻子伸进了写字台上的墨水瓶里；他爬到男主人的膝盖看他写字的时候差点被男主人的雪茄烧了鼻子。夜幕降临之后，他跑到泰迪的保育室里看煤油灯是如何亮起来；泰迪去睡觉的时候他也跟着爬上床；他可是非常不安分的小伙伴，因为整个夜里，只要一有声音他就会爬起来看看是什么发出的。泰迪的爸爸和妈妈进来看泰迪的时候，里基-蒂基还睁着眼睛坐在枕头上呢。

“我不喜欢这个小动物，”泰迪的妈妈有些担心，“他会咬伤我们的孩子的。”

“不会的，”泰迪的爸爸说，“有这么个小动物像警犬一样看着泰迪，他还更加安全了呢。你想想要是一条蛇现在进来了——”

泰迪的妈妈不愿去想这么可怕的事情。

第二天一大早，里基-蒂基骑在泰迪的肩膀上和他一起来到门廊上吃早饭。他吃完大人给的香蕉和水煮鸡蛋之后就在他们的膝盖上跳来跳去。一个教养良好的猫鼬总是期待某天成为家养的猫鼬，有很多房间可以跑来跑去。里基-蒂基的妈妈——他曾经住在西格里将军的家里——曾经非常仔细地指导过里基遇

到白人之后要怎么做。

里基-蒂基跑到花园里看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这个花园很大，只有一半的面积种植了花草。花园里的灌木和尼尔元帅家别墅里的灌木一样高，还有一些玫瑰花、青柠树、橙子树、成片的竹子和高草丛。里基-蒂基舔了舔嘴唇。

“这真是个不错的打猎场地。”他说，想到这里他的尾巴又变成了瓶刷的样子。他兴奋地在花园里跑上跑下，嗅来嗅去，突然听到荆棘丛里传来哀伤的声音。

原来是缝叶莺达兹和他的太太在哭泣。他们刚才把两片大叶子拉到一起，用纤维缝起来，做了个精致的窝，还在里面塞满了柔软的绒毛。鸟巢左右摇晃着，他们正坐在边缘哭泣。

“发生什么事了？”里基-蒂基问。

“我们好伤心。”达兹回答，“我们的一个宝宝昨天从巢里掉出去，被纳格吃了。”

“啊！”里基-蒂基说，“那的确令人伤心。我刚到这里，请问纳格是谁？”

达兹夫妇没有回答，还往窝里缩了缩。因为这里灌木丛下面的草丛里传来可怕的、冷酷的、低低的嘶声，里基-蒂基吓得往后退了两步。然后黑色眼镜蛇纳格的头颅和展开的头兜一点一点从草丛中露出来。他一共有五英尺长，正抬起三分之一的



蛇身，像风中的蒲公英花簇一样左右摇晃。他用冷酷邪恶的蛇眼望向里基-蒂基，好像无论它心里想什么，那眼神都不会变。

“纳格是谁？”他的声音也是冷冰冰的，“我就是纳格。第一只眼镜蛇在婆罗门睡觉时展开头兜为他遮挡阳光，于是伟大的婆罗门神就给我们种族的身上留下了印记。让你见识见识！”

说完他展开头兜，里基-蒂基看到他背上的眼镜形状的印记。那一刻，他的内心是害怕的，但是猫鼬的恐惧从来不会持久，尽管里基-蒂基从未见过活的眼镜蛇。但是他妈妈喂他吃过死的眼镜蛇肉，他知道对于猫鼬来说，一生的任务就是斗蛇、吃蛇肉。纳格对这一点也不是一无所知，所以，在他冷冰冰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丝畏惧的。

“嗯，”里基-蒂基开口说道，他的尾巴又抖成了一把瓶刷，“不管你身上有什么印记，你认为吃掉从鸟巢里掉出来的幼鸟是正确的做法吗？”纳格沉默了一下，关注着里基-蒂基背后草丛里的动静。他知道花园里来了一只猫鼬对他和他的家人来说绝对是致命威胁，他想先让里基-蒂基放松警惕，于是他把头往下垂了垂，歪在一边。

“我们谈谈吧，”他说，“你可以吃蛋，为什么我就不能吃鸟呢？”

“后面！注意后面！”达兹叫道。里基-蒂基知道这时扭头





诺奖童书

看就是浪费时间。他高高地跳起来，纳加娜的头颅飕飕地从他身下穿过。纳格邪恶的妻子来了。她趁里基-蒂基说话的空儿从他背后钻上来，想了结了他的性命。里基-蒂基听到她失败后气急败坏的嘶嘶声。他差点落在她的背上。有经验的猫鼬会知道这时只要对着她的后背咬一口就能结束她的性命，但他担心眼镜蛇迅速地掉头袭击。里基-蒂基咬了纳加娜一口，可惜咬得不够久。他躲开眼镜蛇那甩动的蛇尾，受伤的纳加娜愤怒地躲到一旁。

“达兹，你真邪恶，真邪恶！”纳格恶狠狠地说着就往达兹荆棘丛中的鸟巢冲去；达兹故意把巢建在蛇碰不到的高度，纳格的冲击只是让他晃了晃。

里基-蒂基感到自己的眼睛在发红发热（当猫鼬的眼睛变红，就说明他已经很愤怒了），他像袋鼠一样坐在自己的尾巴和后腿上，然后打量了一下四周，发出愤怒的尖叫。而纳格和纳加娜已经消失在草丛里。对于一条蛇来说，当攻击失败之后，绝对不会留下什么言语或者下一步行动的预兆。里基-蒂基无心追他们，同时也不自信自己能够一次对付两条蛇。他慢慢跑回房子附近的石子路上，坐下来默默思考。这对他来说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

你要是读过一些古老的自然历史书，可能会读到每当猫鼬

大战蛇并且被蛇咬了之后，他都会跑开吃一些药草以解蛇毒。二者相争，比的就是眼疾脚快——猫鼬用跳跃对抗蛇的攻击。一条蛇袭击对手的时候没有人能盯住蛇头的运动方向，这让战局比神奇药草什么的更有趣味。里基-蒂基自知是一只年轻的猫鼬，所以逃过了眼镜蛇的背后袭击让他非常得意。他的自信心因此大增，所以当泰迪沿着小路跑过来的时候，里基-蒂基很愿意让他抚摸。

正当泰迪要俯下身的时候，灰尘里有个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一个细小的声音说：“小心，我会让你死掉的！”讲话的是满身灰尘的棕色小蛇科莱特。他的毒性不亚于眼镜蛇。但是他太小了，人们几乎不关注他，因此他对人类的危害反而更大了。里基-蒂基的眼睛再次变红了，他以一种特殊的摇晃方式跳起来，这是猫鼬家族特有的动作。这动作看上去滑稽，但是可以让他任意角度跳起来同时保持平衡，因此在与蛇作战的时候特别有利。事实上，对里基-蒂基来说，科莱特比纳格危险多了。科莱特特别小，可以非常灵活地转身，除非里基能够准确地咬到科莱特脑后的位置，否则很容易被科莱特反咬到眼睛或嘴唇。然而里基对这些风险一无所知，他的眼睛气得发红，身体前后摇晃着，寻找一个好的战斗位置。科莱特发起了攻击。里基往边上一跳，试图迎上去，而邪恶的小蛇朝他的肩膀撞击，他不



诺奖童书

得不从蛇的身体跳过去，小蛇一扭头又跟了上来。

泰迪朝屋里大喊：“噢，快来啊！我们的猫鼬正在杀蛇！”里基-蒂基听到泰迪的妈妈尖叫了一声，然后他的爸爸就拿着一根木棍冲了出来，他到跟前的时候，科莱特已经冲出去了好远，里基-蒂基跳到小蛇的背上，把头垂在前腿中间，尽力去咬小蛇的后背。这一咬让科莱特完全无法动弹，里基-蒂基正打算遵照家族传统把小蛇从尾巴开始吃掉，却想起饱吃一顿会让猫鼬变傻。要想保持力气和敏捷，他必须控制自己的身材。

想到这里，他走到蓖麻树丛下面的尘土里打着滚。泰迪的爸爸还在棒打着科莱特的尸体。“他还在做什么？”里基-蒂基心里想，“我已经都解决了。”然后泰迪的妈妈走过来把里基-蒂基抱起来，拥抱着他，说幸好他救了泰迪一命，泰迪的爸爸则为自己之前的深谋远虑感到自豪。泰迪瞪着惊恐的大眼睛看着他们。里基-蒂基觉得眼前这一切有趣极了，当然他也无法完全理解。泰迪的妈妈摸了摸在尘土中玩耍的泰迪。里基完全沉浸在愉快的玩乐中。

吃晚饭的时候，里基在桌子上的酒杯之间走来走去。他本可以用这些美味的东西填饱肚子三次都不为过，但是他还没有忘记纳格和纳加娜。尽管泰迪的妈妈不时地抚摸拍打他，尽管坐在泰迪肩膀上舒服极了，里基-蒂基还是不时红了眼睛，不时

发出“里基-蒂基蒂基-蒂基-迪克!”的战斗呐喊声。

晚上睡觉的时候，泰迪把他抱到床上，坚持要抱着他一起睡觉。教养良好的里基-蒂基既不挠也不咬，乖乖地趴在那里。泰迪一睡着，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夜间巡逻。黑暗里，他发现了正沿着墙根蹑手蹑脚爬着的麝香鼠楚春德拉。这只可怜的小麝香鼠一整夜都在难过地吱吱叫，他下定决心要跑到房子中间去，却始终没有勇气过去。

“不要杀我，”楚春德拉怕得快哭出来，“里基-蒂基，不要杀我。”

“我可是捕蛇手，怎么会去杀一只麝香鼠？”里基-蒂基不屑地说。

“捕蛇的猎手通常都会被蛇杀死，”楚春德拉的声音听起来更伤心了，“我怎么确定某天夜晚纳格不会把我当成你杀掉呢？”

“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里基-蒂基说，“纳格在花园里呢，你又不去那里。”

“我的表兄楚阿跟我说……”楚春德拉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了。

“跟你说什么了？”

“嘘！纳格无所不在，里基-蒂基。你应该去花园里找楚阿谈谈。”



诺奖童书

“我没去，所以你必须告诉我。快点，楚春德拉，你不说我就咬你了啊！”

楚春德拉坐下来哭啊哭，等最后一颗泪滴从胡须滑落之后，他啜泣着说：“我真可怜，我从来都不敢跑到屋子中间。嘘！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里基-蒂基你没听到吗？”里基-蒂基竖起耳朵，屋子里很安静，但是他依然能听到哪怕最微弱的声音，比如黄蜂在窗玻璃上的脚步声，还有蛇的鳞片滑过砖墙的声音。

“是纳格或者纳加娜，”他心里想，“他正在往浴室的下水道里爬。你说的没错，楚春德拉，我应该找楚阿谈谈的。”

里基-蒂基悄悄地走进泰迪的浴室，里面什么也没有；他又走到泰迪妈妈的浴室。在平滑的石灰墙根，一块砖被撬了下来，留出一个下水道口，以便放浴缸的水。里基-蒂基悄悄地从放置浴缸的砖槽旁边溜过去，听见纳格和纳加娜正在外面的月光下窃窃私语。

“等屋子里没人的时候，”纳加娜对纳格说，“他就只能离开了。这花园又是我们的地盘了。你悄悄地进去，记住要先咬那个杀死科莱特的大个子男人。然后出来告诉我，我们一起去抓捕里基-蒂基。”

“可是杀死人类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纳格问。

“好多好处。以前平房里没人住的时候，花园里也从没有猫

鼬啊。只要平房空了，我们就能主宰这片花园了。记住我们在瓜田里的蛋一旦孵化——可能明天就会孵化，我们的孩子是需要更多的空间的。”

“我倒是没想到这些呢，”纳格说，“我会去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捕杀里基-蒂基。我会把那个大个子大人和他的妻子杀死，如果有可能再把他们的孩子杀死，然后悄悄出来。这样，平房里就没人了，里基-蒂基也会离开的。”

听到他们的谈话，里基-蒂基整个都要气爆了。接着，纳格的脑袋就从出水洞口露出来，紧接着是他五英尺长的蛇身。巨大的眼镜蛇让愤怒的里基-蒂基非常恐慌。纳格盘起蛇身，抬起头，打量着黑暗的浴室，里基甚至能看到他眼睛里闪着光。

“现在，我要是在这里杀了他，外面的纳加娜就会知道；要是我在外面与他决斗，局势不利于我。我究竟要怎么做呢？”里基蒂基-塔维内心焦灼着。

纳格左右摇晃着，然后里基-蒂基听到他从水缸里喝水的声音，那水缸是用来给浴缸灌水的。“不错，”纳格自言自语道，“科莱特被杀的时候，那个大个子男人拿了一根木棍。那根木棍肯定还在呢，他早上来洗澡的时候肯定不会拿木棍的。我就在这里等着他来。纳加娜你听到我的话了吗？我要在这凉爽的地方等到天亮。”